高僧傳卷第二　　通　咸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既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
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
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

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
男名弗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
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誓
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
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懼而許焉
以未剃髮故猶不甞進即勅人除
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樂禪
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
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
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誦毗曇
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
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
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
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
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
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
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
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
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
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
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麵各三
斗酥六外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
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什至年十二
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
一羅漢見而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
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
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
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儁詣法師
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
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
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智諸品無
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
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
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
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恥其不逮必見勉强二龜茲王必謂

什我國出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令初開法門所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恥其不逮必見勉强二龜茲王必謂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善學
圍陁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荅等
事又博覽四圍陁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笇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撿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陁弟
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
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偈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
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
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
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
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
說諸經四遠學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女
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
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
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
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
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
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
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
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
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
等深教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
力但於自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
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
洗悟懞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
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
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逾
固魔去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逾
固魔去須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
又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奥龜玆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
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乎如昔狂人令績縷極令細好績
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麁績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

無將汝之空法而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往復苦至経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
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
大乗師我是和上小乗師矣西域諸
國咸伏什神俊毎講說諸王皆長跪
座側令什践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

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僣号
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
来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
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内附至符堅
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
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
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
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
遣使求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
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
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
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
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
建章宫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
正以懐道之人故也朕聞西有鳩摩
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
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
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
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
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
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煞純立純
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
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
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
醇酒閇之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
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
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
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
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
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
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
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
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
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
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
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
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
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推建康太

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
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推建康太
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
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
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
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績於合棃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
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
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
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糸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
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
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煞
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黒龍升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皆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
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灾眚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

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
纂不納與什博戲煞棊曰斫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超超小字胡奴後果煞纂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
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廣庭逍遙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
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銳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恚請歸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
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
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
佛道沖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
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
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
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
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
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
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
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
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弥勒成佛
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太智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
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
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
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
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illegible]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
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什每為
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
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尒什雅
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
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辭喻婉約莫非契理什為人神情
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疋
者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
日無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尒以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illegible]

悟天下莫二者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尒以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
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受律卑摩
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
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
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
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
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
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
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
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
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
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
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
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
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

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制名多以父母為本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中猶有一十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偽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王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共用心慕以偽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學義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搆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徂往悲恨之深有踰當痛

曇摩流支三

二多羅構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
卒而匠人徂往悲恨之深有踰當痛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
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
達自關中　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
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毘
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
法之興先行上國分流以來四百餘
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尤多頃西域
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甚諷十誦
梵本有羅什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
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
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
仁者齎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宿運之
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
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為
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
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
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慧深德厚人
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
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
敦請乃與什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
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
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
以利世吾當[illegible]

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
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
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四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靖
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
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
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
地焉經須之閒什在長安大弘經藏
叉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
錫流沙冒險東入以偽秦弘始八年
達自關中什以師礼敬待叉亦以遠
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關左
于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
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
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
其義要改名善誦叉後齎往石澗開
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
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
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
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
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夥矣律
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

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鮮矣律
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
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
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
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
叉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
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七叉
為人眼青時人亦為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
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
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攣癖不能
行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
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
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
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
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
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
五誦經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
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
恒乞食供之至十九誦大小乘經數
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
謂少堪己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
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謂少堪己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
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
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
尚去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
至沙勒國國王不悆請三千僧會耶
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
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
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
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
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
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苻堅遣
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沙勒
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
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
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
裹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
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使人矣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
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
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

差數百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
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
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蕀林中什
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
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
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
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幽致今在
姑臧願下　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
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
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仍笑曰明
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
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
之興歎其機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
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
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
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
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
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
當要為人赤髭善解毘婆沙時人号

曰赤髭毘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

當要為人赤鬚善解毗婆沙時人号

曰赤鬚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
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
屋不以関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
寺耶舍先誦曇無徳律為司𨽻校尉
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
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万言経二日
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强記
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
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
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
座興䞋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含
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徳沙門五百人
皆重䞋施耶舍後辞還外國至罽賓
得虛空藏経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
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䟦陁羅 六

佛馱䟦陁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
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
達摩提婆此云法天甞商旅於北天
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
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
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聡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

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
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
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
勤博學群経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
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
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
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来
驚問何来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弥勒
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
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
不還果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
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眾清勝
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
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訪國眾
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馱跋陀者
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
道學其童齔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
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
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
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
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眾辭師裹糧
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
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

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
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
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
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
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
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
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
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
自起收纜一舶獨發俄尒賊至留者
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
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
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
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
耶什曰吾年老故尒何必能稱美談
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太子泓欲
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
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
答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
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
答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尒
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
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
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十三張　廣

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

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
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
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
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
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荅之
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求佛供養三
千餘僧並往来宮闕盛脩人事唯賢
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
本鄉有五舶俱發而弟子傳告外人
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
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
而至但染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澆偽
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
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
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
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
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
時舊僧僧䂮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
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
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
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
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
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
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

中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
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
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
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
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万
夫無導因勑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
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
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
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律無犯乃
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
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
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
江陵遇外國舶至既而訊訪果是天
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
礼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
不問豪賤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
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届于江陵
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
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
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
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
盡豹大慚愧即問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illegible]慧觀曰此沙門何

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高僧傳作[illegible]屢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

僧豁與沙門寶林書曰鬪場禪師甚

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

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

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義

熈十四年吳郡内史孟顗右衛將軍

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

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

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

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

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

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

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

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懺蓋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𣰽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

耶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毾㲪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豊於利
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
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詶抗後遇白頭禪師
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伏其
精理乃請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
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讖從
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葬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呪師後隨王入山渴須水不能得讖
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恵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賫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讖以久處致歇乃辭往罽賓
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
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
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
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
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讖將經去不
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謝
過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
為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
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
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
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
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
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
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
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
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為太
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
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
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
又命遜遣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
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
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
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中老臣蒙遜
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
言苟見威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
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
每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
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
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
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
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
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卯文所知文者
遜所遣騎魏之使遜曰太常口美如
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吝讖不遣
又迫魏之强至遜義和三年二月讖固
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圖害讖偽以資糧發遣厚賜寶

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二月讖固
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圖害讖偽以資粮發遣厚賜寶
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
将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
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

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
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
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
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
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
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受戒讖
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
耳乃勠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
中見釋迦 文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
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
欲詣讖說之未及至十步讖驚起唱
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
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法戒相時
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
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為法弟於
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
至于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
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
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

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

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持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適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覿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徃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徃佛國云云

高僧傳卷第二